

王世贞：一代文宗的武当情缘

记者朱江

2026年是明朝“全能型”文化大家王世贞诞辰500周年。王世贞作为集文学家、收藏家、史学家、书法家、书画评论家与书画鉴藏文本收集者于一身的明朝文坛巨擘，其仕宦生涯与武当山渊源极深：出任郟阳巡抚期间数次登上武当山，创作百余篇诗词歌赋，成为武当文学的集大成者；以文坛领袖之姿为融汇武当医药文化的《本草纲目》作序，促成武当医药文化典籍远播。本文立足王世贞的多元文化成就，剖析其在武当文学发展、武当医药文化弘扬等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，彰显其在武当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为新时代深挖武当文化内涵、传承明朝地域文化交流史提供参考。

文学巨擘，独领明朝文坛20余年

在明朝，何人能横跨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既是刚正不阿的朝廷重臣，又是统领一代文坛艺林的领袖？又有谁能在文学、史学、收藏、书法、书画评论诸多领域皆臻巅峰，成为明代中晚期当之无愧的文化巨擘？这个人，便是王世贞。

王世贞（1526年—1590年），字元美，号凤洲，又号弇州山人，明朝苏州府太仓州（今江苏太仓）人。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进士，曾任湖广按察使、郟阳巡抚、南京刑部尚书等职，去世后被迫赠太子少保。

王世贞涉猎文学、史学、收藏、书法、书画评论等诸多领域，各方面皆有精深造诣，流风余韵影响后世数百年。

在文学领域，他是明朝“后七子”核心领袖，与李攀龙共主明朝文坛。李攀龙去世后，他独领文坛20余年，形成“士大夫、诗人墨客及山人、僧道皆奔走其门下”的盛况。他提出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文学复古主张，构建系统的复古文学理论体系。其创作与理论不仅主导了明朝中后期文学发展走向，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复古思潮的重要代表，其著作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《弇州堂别集》等，收录诗词文赋、史论杂评等各类作品，成为明朝文学研究的核心典籍。

在史学与收藏领域，王世贞兼具史学家的严谨与收藏家的视野。其史学著作《弇州堂别集》考订明朝典章制度，重

大历史事件，补正史籍之阙，为明朝史研究留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彰显出深厚的史学考据功底；其在太仓故居弇山园建“小西馆”，藏书达3万卷，为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藏书中心。同时，他广收历代名画、法帖、金石文物，其收藏并非单纯的器物搜罗，而是注重对藏品的整理与研究，为后世留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在书法、书画评论与鉴藏文本收集领域，王世贞同样成就斐然。其工于书法，兼善绘画，书法作品取法秦汉魏晋，兼具风骨与气韵；作为书画评论家，其著有《书苑》《画苑》等专著，对历代书画家、书画作品的品评精准独到，提出诸

多具有开创意义的鉴藏观点，形成了自己的书画评论体系。同时，其致力于书画鉴藏文本的收集与整理，系统梳理历代鉴藏心得、书画题跋等文本，为中国书画鉴藏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王世贞的多重文化身份并非彼此孤立，而是相互交融、互为支撑；文学素养让其史学研究更具文辞功底，收藏与鉴藏实践让其书画评论更具实操性与权威性，仕宦生涯则为其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与鲜活素材。鄂西北的武当山，正是其宦途与文化实践深度交融的重要节点，成为贯穿其人生与创作不可或缺的地域印记。



王世贞石刻像（清朝道光九年刻本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）。（资料图片）

宦途履郟，与武当山结下不解之缘

明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9月，王世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郟阳。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正月十五，其抵达武当山下的郟阳府就任。这段仕宦履历，让王世贞与武当山结下不解之缘。

明朝的郟阳府，地处鄂、豫、陕、川四省交界，毗邻武当山，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南地区交通的战略要地，也是武当山文化辐射的核心区域。武当山在明朝被尊为“大岳太和山”“玄岳”，是皇家推崇的道家圣地，其宗教地位、建筑规模与文化内涵在当时独树一帜，成为郟阳府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。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成员、历史学

博士姚峰研究发现，王世贞出任郟阳巡抚，既肩负着地方治理、民生安定的政务职责，也因地域之便，得以近距离接触武当山的自然景观、道家文化与建筑艺术，为其日后创作武当题材诗文、开展武当文化研究埋下伏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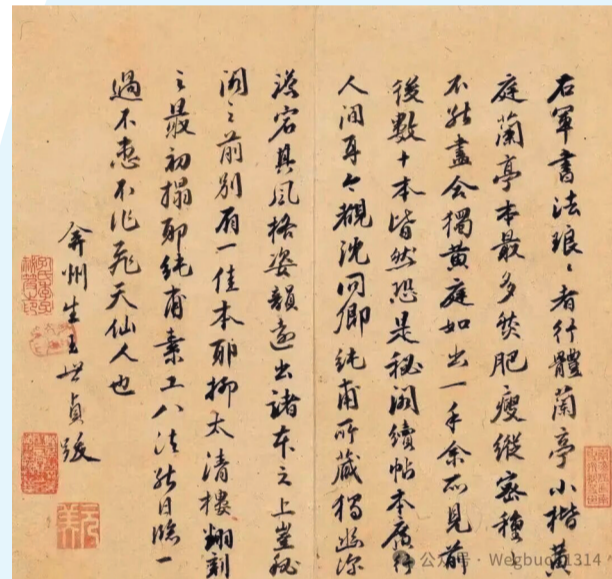
在郟阳府任职期间，王世贞始终秉持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，恪尽职守处理地方政务。彼时正值张居正主持内阁改革，王世贞因张居正妻弟王化欺辱江陵知县一事，不惧权贵，奏请朝廷严惩，并致书张居正表明立场，由此与张居正产生嫌隙。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六月，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，结束了其在郟阳府的任职。虽任职时

间短暂，但他在任期间关注民生、整饬吏治，为地方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公务之余，他投入大量精力游历、考察武当山，开启了与武当山深度交融之旅。

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三月十五至十八日，王世贞第一次登临武当山，此次以官方参拜朝觐为主，作为郟阳巡抚履行对皇家道教圣地的祭拜职责，走遍武当山太和宫、玉虚宫、紫霄宫等主要宫观，完成了正式的政务参拜；同年3月底，王世贞第二次游武当山，为私人游历，陪同好友张助甫、张见甫兄弟游览迎恩宫等景点，侧重山水观赏与友人相聚，感受武当山的

自然之美；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农历六月初一，其第三次游武当山，因弟弟王世懋出任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取道郟阳，兄弟二人同游武当山，感受亲情与山水之乐。

王世贞在抚郟期间登临武当山的次数远不止于此，作为偏爱山水的文人，他不仅欣赏武当山的自然景观，更深入了解武当山的道家文化、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，甚至夜宿紫霄宫，与武当山道医、道人交流，全方位感受武当文化内涵。这种深度游历，让王世贞对武当山的认知超越了普通的山水之赏，成为其后续创作武当题材作品、传播弘扬武当文化的重要根基。



王世贞跋王羲之《黄庭经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
诗赋咏武当，武当文学创作与传播

十堰市历史文化抢救整理委员会委员王学范经研究发现，王世贞抚郟期间，以武当山的自然景观、道家文化、建筑艺术为素材，创作了120余篇诗词歌赋，成为武当文学史上创作数量最多、艺术水平最高的文人之一，被称为“武当文学的集大成者”。其创作的武当题材作品，既遵循其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创作主张，又融入武当山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，兼具艺术美感与文化深度，而其将这些作品编入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刊行于世，更让武当文学成为明朝主流文学的一部分，极大提升了武当文学的影响力与知名度。

王世贞的武当题材诗词，或描绘武

当山的雄奇壮丽，或赞颂武当山的道家文化，或感慨武当山的宏伟建筑，将自然之美、人文之韵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。

《武当歌》是王世贞武当题材古体诗的代表作，全诗气势磅礴，将神话传说、历史史实、山水描写与历史思考融为一体。“武当万古郁未吐，得吐居然压华嵩。是时岂独疲荆襄，雍豫梁益皆为忙”，写出了武当山长久的沉寂与在明朝的崛起；“太和绝顶化城似，玉虚仿佛秦阿房。南岩宏奇紫霞丽，甘泉九成差可当”，以仙境与秦朝阿房宫作比，赞美武当建筑的宏伟壮丽，而“十年二百万人功”则暗含对民力耗费的惋惜；结尾转入历史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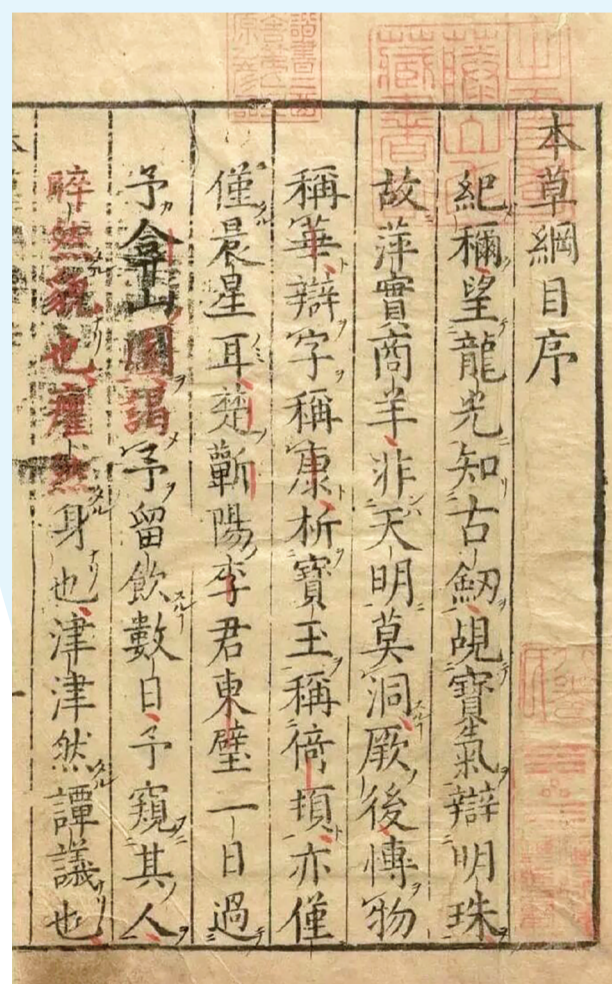
思，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山水咏叹，更具思想深度。

《由太和登绝顶》是王世贞登临武当山天柱峰时创作的七言律诗，格律严谨、对仗工整、意境清幽，是武当题材律诗的经典之作。此诗由景生情，绝顶之上天地辽阔、苍茫寥落之感油然而生，尽显武当山的悠远与空灵，契合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核心理念。

王世贞的武当题材作品，具有鲜明的特色，兼具官员视角与文人情怀，使作品更具层次感；融文化内涵于写景，将武当山的道家文化、历史传说、建筑艺术融入自然景观的描述中，使作品更具文化深度；赋作承袭秦汉大赋的铺陈

夸张，诗词借鉴盛唐的格律与意境，兼具古典美与地域特色，彰显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
在王世贞之前，关于武当山的文学创作多为地方文人、道人的作品，影响力有限。王世贞一系列武当题材诗文问世后，使武当山成为明朝文人游历山水、寄情笔墨的重要目的地，推动武当文学创作走向兴盛、持续发展。同时，王世贞的武当题材作品，为后世研究明朝武当山的历史、文化、建筑、自然景观留存了珍贵的文字记录，作品中对武当山宫观建筑、道家活动等的描写，可与正史、山志相互印证，成为研究明朝武当山的重要史料。



王世贞亲自为《本草纲目》撰写序言。（资料图片）

文心赋武当，对武当文化的多元贡献

作为明朝“全能型”文化大家，王世贞与武当山结缘，不仅为其创作增添了独特地域素材，更为武当文化发展作出了开创性、多维度的贡献。

在文学贡献方面，他奠定武当文学的主流地位，铸就武当文学经典。王世贞是武当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，其对武当文学的贡献，首先体现在创作数量与艺术水平的双重突破，作品涵盖多种文体，且艺术水平高超，为武当文学树立了创作典范。其作品的创作特色与艺术手法，影响了后世武当文学的创作走向，使武当文学摆脱了早期简单的山水咏叹与宗教颂歌，向兼具思想深度、文化内涵与艺术美感的方向发展。

同时，王世贞让武当文学实现了从地域文学到主流文学的跨越。在其之前，武当文学始终局限于鄂西北地域，王世贞创作的武当题材作品编入个人文集后，使武当山成为明朝文学创作的重要地域符号，奠定了武当文学在明朝文学史上的地位。此外，王世贞被称为

“武当文学的集大成者”，其武当题材作品成为武当文学的核心内容，为武当文学的传承与研究留下了丰富素材。

在文化传播方面，他提升了武当山的全国文化地位，促进地域文化交流。一方面，王世贞作为郟阳巡抚，以朝廷大员的身份多次参拜武当山，进一步强化了武当山的皇家道教圣地地位，使武当山的官方文化身份得到更广泛认可；另一方面，其大量武当题材的诗词歌赋，使武当山在明朝文人群体中声名远扬，从单一的道家圣地转变为集自然风光、宗教文脉、文学底蕴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名山。

同时，王世贞作为江南文人，其在武当山的文化实践，实现了江南文化与鄂西北武当文化的深度交融。其将江南地区的文学创作理念、书画鉴藏思想带入鄂西北，为武当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，而其武当题材作品则将武当文化传播至江南地区，促进南北地域文化交流与融合，使武当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地域

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。

王世贞对武当山的另一个重要贡献，是为《本草纲目》作序，促成这部融汇大量武当医药文化的巨著刊行于世，使武当山的医药文化典籍远播全国、走向世界。

李时珍编著的《本草纲目》是我国古代医药史上卷帙最长、内容最丰富的药学巨著，书中收录1892种中草药，其中470多种出自武当山，仅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《本草纲目》中，产地冠以“太和山”的药用植物就有近20种。

李时珍完成《本草纲目》初稿后，历经多年寻访，始终未能促成刊行。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秋天，62岁的李时珍带着书稿来到江苏太仓，恳请已退隐的王世贞为书作序。二人曾有一面之缘，王世贞对李时珍的治学精神与《本草纲目》的学术价值极为认可，将书稿留存研读十年后，于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元宵夜，为《本草纲目》写下一篇溢满赞誉的序言。

王世贞的序言为《本草纲目》赋予极高评价，成为这部巨著刊行的关键推手。在其作序与推荐下，南京书商胡承龙接手刻印工作，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《本草纲目》“金陵本”正式出版，后又衍生出多种版本，流传至今，并被译成日、法、德、英等多种文字，成为世界自然科学的重要典籍。《本草纲目》的广泛传播，使武当山的医药价值被世人所知，也让道家医药文化成为武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王世贞对武当山的贡献，是跨时代的、多维度的，其不仅为武当山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遗产，更让武当文化融入明朝主流文化体系，成为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。应依托王世贞与武当山的文化联结，深入挖掘武当文化多元内涵，推动武当文化传承与创新，让王世贞笔下的武当山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地域交融与时代发展中生生不息。



位于江苏太仓的王世贞故居弇山园。记者朱江 摄